

## 鄭愁予：母親是所有的生命裡最集中的情緒

翰林驚聲

講者：詩人鄭愁予

講題：我達達的馬蹄，是美麗的錯誤——詩之意境

時間：六月一日下午一時二十分

地點：覺生國際會議廳

主辦單位：中文系

【記者江芷濼整理】發揮文字之中抒情的功能，是語言的一部份。而在文字之中發揮這抒情功能最強有力的形式便是詩。在詩人鄭愁予的眼裡，人類的情緒最集中、最激烈的時候，首先用的是一種詩的形式來發揮。

「我最怕別人提到『我達達的馬蹄』這句，提來提去似乎鄭愁予就只寫過『錯誤』這首詩。」鄭愁予幽默的抱怨著。「回想起大學時期最遺憾的就是不敢寫詩。」在鄭愁予那個時代，無論關懷社會生態、貧苦民眾等的詩寫出來可是會有麻煩的，而風花雪月的愛情詩更會讓父母覺得孩子不務正業。「在你們這個年代的小孩，和詩的緣分比起當時的我來的多。」

「語言是拿來表情達意的。」從發明象形文字開始，人類從此以後和禽獸就分開了。「而在文字之中，發揮這抒情功能最強有力的形式便是詩」而「中國詩裡的母親情結佔有相當大的成分。」鄭愁予說道。

「古代的詩歌中，每一個音節都有很強烈的感情。」，鄭愁予舉例「啊」這個字，這就包含一個詩的本質在裡頭。「天啊！」這是一個有著非常強烈的情緒，利用詩的形式發揮出來。「中華文化中，我們用最強烈的文字表達你最激烈的情緒時，多叫著『母親』、『媽呀！好痛啊！』」鄭愁予解釋著。人在遇到很大的震撼的時候會叫著「My God！」，在中國話中則以『母親』代替了天。換句話說，中國人眼中的母親，相當於西方人眼中的上帝，「因此無論作家、詩人在作品中常不自覺的流露出母親情結。」

「在以前沒有E-Mail時，百分之八十幾的詩，都是朋友寫給朋友的。」朋友之間的通

信，通常用詩來表達心情。「因為詩其實是很複雜的。」鄭愁予說道。感情不只是幾句話在交待事情，在一個人在情緒最集中、最激烈的時候要表達出來之前，須將情感先冷卻下來，用一個藝術的形式讓別人容易去讀，容易懂。「這就是詩的形式，所以詩不但在文明間，在人和人之間交流的功用，實用價值上很早就開始了。」

而詩中的母親情結，在觀念上來看，母親是生養、哺育、教養我們的人，其實遠比父親要來的親近多了。最近看了一個北極熊的紀錄片，母熊帶著牠剛生出來的小熊，相當的弱小。在地球上最寒冷的地帶，將小熊帶大，這份辛苦是相當難以述說的。「母親是所有的生命裡人類情緒裡最集中的情緒。」許多人不自覺的受母親影響。

以前詩人在戰爭或革命中，多以詩的形式來表達對於家鄉、國家的思念及痛心不捨，「但是許多封的家書，事實上最先一定是先寫給母親報平安，再來才是問候妻兒。」鄭愁予以杜甫的「春望」一詩中「國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」兩句舉例著。另外他還朗讀一九五二年自己的作品「隕石」來解說，他認為母親原本都是住在天上的，在去世之後不斷地在呼喚著他，藉由這樣的一首詩表達對於母親的思念。

在一九八四年所作的「疊衫記」一詩中，則是帶有政治意識，也是鄭愁予對於當時大陸政治所反映的一段心路歷程。「我作詩，第一句及最後一句一定緊密呼應，也可以說通常整首詩都會緊扣著一個想要表達的意念。」在一九八九年時，鄭愁予還特別替當年六四天安門的慘劇寫下了「血的月蝕——回到原始造地的世紀」一詩，在全詩中，以色彩來表達情感，是另外一種形式的發揮；鄭愁予如是說道，而其中將月亮比喻為母親，也是一種母性的情結。

擁有革命詩人、山水詩人、飲酒詩人等封號的他表示，每次在創作的時候，都會將山視為相當溫柔的母親，以溫柔的母性情懷來寫詩，無論在兒童詩、政治或者革命詩中都是如此，母親一直都是影響他創作最主要的因素。

